

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又借助区别特征同其他并列概念有效地区分开来。”^[13]可见,不论上位概念,还是区别特征都很重要,都要求准确无歧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定义一个概念。

如果理解阴液就是津液,阴精就是精,因其属性皆为阴,所以称为阴液、阴精,那么,肺阴就是肺津或是肺精。这样的话,肺津、肺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用肺阴概括就行了。而实际上,肺津、肺精又是与肺阴不同的独立存在的概念,有相应的内涵。可见将肺阴称为肺的阴精或阴液,不仅没有准确表达出肺阴的内涵,而且还容易造成概念间的混乱,所以,肺阴不宜称为肺的阴精或阴液。

再者,“肺脏之阴液”应与“肺脏之阳液”相对,“肺之阴精”应与“肺之阳精”相对,皆不可与“肺之阳气”相对。与“肺阳”相对的应是“肺阴”(肺之阴气),肺阳有温煦、推动、兴奋等作用,肺阴有凉润、宁静抑制等作用,两者相反相成。

3.4 以部位分阴阳的“肺阴”与肺阴气不同

阴阳作为一种属性,所指无定在,它可以指代所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对立双方的属性。如将具有凉润、宁静、抑制等特性者归为阴,那么,具有温煦、兴奋、推动等特性者应归为阳,如肺阴和肺阳分别为肺气中之阴、阳。如将左部归为阳,则右部就应归为阴。对于脏腑而言,肝在左,应为阳,所以称肝阳,肺在右,所以称肺阴。如《医学入门》说:“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左肝阳,血阴,右肺阴,气阳。”^[14]用肺阴来简称肺处右部阴位。但这一内涵的肺阴不能用来解释机体寒热的变化,因而它与肺脏之阴气的内涵是不同的。这种说法,虽不常见,也不常用,但因其也是阴阳相对待而言,所以其迷惑性较大,极易与肺脏之阴气相混。因此,对于这种以部位来指称肺阴

的现象,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分析清楚其具体所指,不能简单的将其理解为肺气中的肺阴。

类似的,因肺经行于内侧,将其简称肺阴,也是以部位来指称肺阴,其内涵不同于肺脏之阴气,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

参考文献

[1] 吴仪洛.本草从新[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9.
[2] 唐宗海.血证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130.
[3] 高士宗.黄帝素问直解[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 171.
[4] 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110.
[5] 黄元御.素问悬解[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103.
[6] 姚球.伤寒经解[M]/段逸山,吉文辉.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壹.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81.
[7] 周学海.形色外诊简摩[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69.
[8] 吴崑.内经素问吴注[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158.
[9] 杨时泰.本草述钩元[M].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 1958 685.
[10] 施光政.幼科概论[M]/陆拯.近代中医珍本集:儿科分册.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460.
[11] 李经纬,余瀛鳌,欧永欣,等.中医大辞典[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1078.
[1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GB/T20348-2006中医基础理论术语[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10.
[13] 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B/T10112-1999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4 4.
[14] 李梴.医学入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 380.

(收稿日期:2010-08-17;修回日期:2011-01-15)

[编辑:李巍]

从桂枝汤推测经方之剂量

丁沛* 指导:袁红霞²

(1. 天津中医药大学 2009级硕士研究生,天津市南开区双峰道9号,300073; 2. 天津中医药大学)

* 通讯作者: dingpei2050@163.com, 15510964286

[摘要] 经方剂量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对桂枝汤药物组成及组方思想的分析,推测在桂枝汤方中可能暗含的药物剂量关系,从而推测经方剂量,并通过药物实测法得出了经方剂量与现代剂量之间的折算值。

[关键词] 经方;剂量;伤寒论;桂枝汤

1 经方剂量问题研究现状

关于经方剂量问题,其主要观点可概括分为三

类,其一为小剂量,即认为经方一两可按今之约 1g^[1]或 3g^[2]等折算;其二为中等剂量,认为经方一两折合

今之 6.96g^[3]或近 8g^[4]等;其三为大剂量,认为经方一两合今之 13.92g^[5]或 15.625g^[6]等。由于上述几种观点之间数值相差较大,使人无所适从,莫衷一是。随着近年研究的深入,认同经方大剂量组数据的学者有所增加。

2 桂枝汤组方分析

桂枝汤的原方组成为“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7]。方中五味药物可分为三组,桂枝、生姜辛温为阳,入卫分以助阳散邪;芍药、大枣酸甘为阴,入营分以滋养阴血;炙甘草性味甘平,其介于阴阳之间而能兼顾,兼以调和诸药。另外,方中五味药物还可以另外一种方法分为3组。第1组即桂枝、芍药,两味药物一阳一阴,散中有收,相制相成,为本方调营卫、和阴阳的一个药组;第2组为生姜、大枣,两味药物一阳一阴,一散一滋,为本方调营卫、和阴阳的另一药组;炙甘草则居于两组之间,既能调和前两组药物,又能补脾益气,以资化源。这一分类方法在张仲景桂枝汤原方的药物排列次序中也有所体现。现根据五味药物之间的关系作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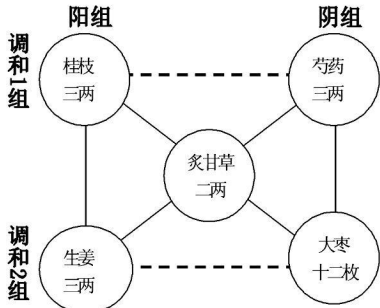


图1 桂枝汤药物之间的关系

注:将桂枝、生姜组命名为阳组,芍药、大枣组命名为阴组;将桂枝、芍药组命名为调和1组,将生姜、大枣组命名为调和2组。

3 从方义推测方中药物剂量之间的关系

桂枝汤证的基本病机为营卫不和,该方能够调和营卫,由于营行脉中主濡之而属阴,卫行脉外主煦之而属阳,且该方中辛、甘、酸味共用,既可辛甘以化阳,又能酸甘以化阴,故历代许多医家皆认为本方具有调和阴阳之功。当然调和营卫亦包含在调和阴阳之中。

《伤寒论》第387条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7]。桂枝汤之妙即妙在一个“和”字。《灵枢·终始》曰:“和气之方,必通阴阳”^[8]。王子接在《绛雪园古方选注》中谓:“桂枝汤,和方之祖,故列于首,……一表一里,一阴一阳,

故谓之“和”^[9]。桂枝汤全方“和”的组方思想,在其方药中即有所体现,现从“和”的组方思想来分析和理解桂枝汤全方。

炙甘草在方中药物排列次序和图1中处于中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和”往往与“中”并称,谓之“中和”思想。《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0]朱熹对“中”的注释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10]。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等均是中和思想的体现^[11]。炙甘草在此方中有“执中以为和”的含义。

调阴阳,以平为期,以和为度,阴阳平则能和。桂枝汤中阳组和阴组的药味是相等的,均为两种,且阳组的桂枝与与其相配的阴组中的芍药药量均为三两,二者的药量是相等的;剩余的两味药物,阳组中的生姜为三两,阴组中的大枣为十二枚。那么,桂枝汤全方要达到总体阴阳“和”的组方意图,应尽量使方中的阴药与阳药的药味相平等,药量亦相平等。这样可以推测阳组生姜的药量可能等于阴组大枣的药量。假设这个推测是成立的,则桂枝汤全方更加能体现出“和”的组方思想。

和者,平也,和谐、协调。调和之意^[12]。从方中调和药组的角度来分析,调和1组中的桂枝为三两,调和2组中与之相对的生姜亦为三两,二者药量相平;调和1组中的芍药为三两,调和2组中的大枣为十二枚。桂枝汤全方要体现出总体“和”的组方思想,也要使方中药组之间相调和。这样可以推测,调和1组中的芍药可能与调和2组中的大枣药量也相等。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桂枝汤全方更加能够体现出“和”的组方思想。

综上,从“和”的组方思想来理解桂枝汤全方,从阴阳药组“和”的角度来讲,大枣的药量可能与芍药的药量相等;从调和药组“和”的角度而言,大枣的药量与生姜的药量可能存在着相等的关系。即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推测,即大枣十二枚的重量可能为三两。假设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桂枝汤可谓把“和”的组方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4 以实物测量法来推算经方剂量

现假设大枣十二枚为三两的推测成立,那么可通过实测大枣之重量换算出经方一两与当今重量单位之间的换算值。

关于大枣的重量,柯雪帆测得12枚大枣(产地未注明)的重量为30g^[6],即一枚大枣的平均重量为

2.5g;全小林测得 30枚大枣(产地为河北)的重量为 120g^[13],即一枚大枣的平均重量为 4g;畅达分别测得 30 25 15 12 10 6 5 4枚大枣(产地未注明)的重量,其结果分别为 105 87 52 42 35 21 17 14g^[14],平均一枚大枣重量为 3.5g。鉴于柯雪帆与全小林所测得数据差别较大,我们认为,若能测得张仲景当年行医地区大枣的重量,或许更具有代表意义。实测南阳当地产大枣的重量,随机多次测取 36枚大枣的平均重量为 126g,即平均一枚大枣重量为 3.5g。那么十二枚大枣的重量应为 42g,根据大枣十二枚为三两的推断,可换算出经方一两相当于今之 14g 左右。

5 小结

我们测算结果是经方一两合今之 14g 左右,与朱晟根据《汉书》“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的记载,且通过实测黍重法所得到的结果较为接近,其结果为汉时一两等于今之 14.232g^[15];与刘复根据新莽嘉量所测得的数据(一两等于 14.1666g)较为一致^[16];同时与丘光明根据考古实物佐证和史料记载所考证的东汉一斤合今之 222g,即一两合今之 13.875g^[17]数据较为接近。这些数据的相对一致性证实了前述相关推测的可能性,证实了根据桂枝汤方义推算经方剂量的合理性。同时,它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在经方剂量诸学术观点中,大剂量组数据的可信性。

参考文献

- [1] 王伊明. 为古方权量正本清源 [J].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6, 9(2): 10.
- [2] 成都中医学院. 伤寒论讲义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

- 版社, 1964 30.
- [3] 中医研究院. 伤寒论语释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4 8.
- [4] 陈家骅, 姜建国. 经方药量管窥 [J]. 浙江中医杂志, 1981, 16(5): 204.
- [5] 江苏新医学院. 中药大辞典·附篇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762- 763.
- [6] 柯雪帆, 赵章忠, 张玉萍, 等. 《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3, (12): 36- 38.
- [7] 钱超尘整理. 伤寒论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26, 104.
- [8] 河北医学院校释. 灵枢经校释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186.
- [9] 王子接. 绛雪园古方选注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3 13.
- [10]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7- 18.
- [11] 李明亮. 中医的本意是中和 [N]. 中国中医药报, 2010 - 5- 27(3).
- [12] 聂惠民. 论《伤寒论》之和法 [J]. 中国医药学报, 2002, 17(4): 199.
- [13] 仝小林, 吴义春, 姬航宇, 等. 《伤寒论》药物剂量考 [J]. 中医杂志, 2009, 50(4): 369.
- [14] 畅达, 郭广义. 《伤寒论》药物中非衡器计量的初探 [J]. 中成药研究, 1985, (8): 44- 45.
- [15] 朱晟. 古今汤方剂量异同的考证 [J]. 中医杂志, 1956, (10): 533.
- [16] 吴承洛. 中国度量衡史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72.
- [17] 丘光明, 邱隆, 杨平. 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50.

(收稿日期: 2010- 12- 30; 修回日期: 2011- 01- 10)

[编辑: 李 巍]

费伯雄的“和缓醇正”说

赵 艳* 朱建平²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 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基金项目: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 (Z02010-23)

* 通讯作者: cmdzhy@ 163. com

[摘 要] 费伯雄博学通儒, 医术精湛, 人称其以名士为名医者, 推崇李东垣温补脾胃、朱丹溪壮水养阴之法, 主张“和治”、“缓治”, 师古而不泥, 常以平淡之法而获效。

[关键词] 费伯雄; 和缓醇正; 医学主张

“和缓醇正”是清末费伯雄医学主张的核心, 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医家为邀射名利, 一味在处方用药上趋奇立异, 而不注重分析病情、辨证论治的医风

而提出的。

费伯雄指出: “医学至今芜杂已极, 医家病家目不睹先正典型, 群相率而喜新厌故, 流毒安有穷哉!